



先秦至唐五代语气词的 衍生与演变

The Generation and Change of Chinese Modal
Particles from Pre-Qin to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李小军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先秦至唐五代语气词的 衍生与演变

The Generation and Change of Chinese Modal
Particles from Pre-Qin to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李小军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至唐五代语气词的衍生与演变 / 李小明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14044-2

I. ①先… II. ①李… III. ①古汉语虚词—助词 研
究—先秦~五代(907~960) IV. ①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8098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邮箱 beishida168@126.com

XIANQIN ZHI TANGWUDAI YUQICI DE YANSHENG YU YANBIAN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5 mm × 238 mm

印 张: 22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策划编辑: 曾忆梦

责任编辑: 曾忆梦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淳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编辑说明

一、本书选取语料包括诸子史书、诗词曲赋、笔记小说、佛教译经、出土文献、转引语料等，因涉及时间较长，内容较庞杂，故标注方式遵从学界惯例和趋简性原则。

二、为保留书中语气词在衍生过程中的原貌和原意，故部分未做简体处理。

序

语气词是汉语词类中一个重要的小类，探讨它的演变规律是汉语历史语法的重要课题。学术界以往所做的工作多属于平面的研究，较少关注其历史来源及发展演变，近十几年来，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从整体上对这类词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工作仍然比较缺乏。不久前，李小军教授完成了《先秦至唐五代语气词的衍生与演变》一书，可以说在这方面填补了一个空白，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有幸拜读了初稿，深感这部著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一是对语气词的考察全面系统。先秦至唐五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要对这么长一个时间跨度内的全部语气词进行系统的历史演变研究，殊非易事，弄不好就会流于浮光掠影，变成简单的例句罗列。本书的做法是从单个语气词入手，进而把握整个语气词系统的演变特点。书中对语气词的考察分战国末汉初、南北朝末和晚唐五代三个时间段进行，每段内部首先对这一阶段的语气词概况作简单描述；其次对学术界研究不够的语气词进行重点考察；最后对一个时期的语气词系统进行整体考察。这种结构框架，既考虑到语言史的变化，又兼顾了单个语气词与语气词系统的错综复杂关系。全书最后是对语气词发展演变规律的总结，由于前面的考察工作做得扎实充分，因而论述水到渠成，自然合理，具有说服力。

二是对语气词的演变有新的发现。研究语气词系统的发展演变，离不开对单个语气词的探究。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每个语气词的发展演变过程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分析，其中不乏精彩的论述。如“者”和“好”，本书对它们演变的语境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者”从表自指演变为语气词，关键在于其所在的小句属于话题句；“好”由形容词演变为语气词，则源于所在小句的主观化。其他如“尔”、“焉”、“已”、“里”、“在”等词，书中对它们历史演变情况的揭示也相当有启发性，值得重视。

三是语言理论与汉语实际有机结合。在汉语史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重视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运用。本书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作者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适度吸收了语法化、功能—认知语法等当代语言学理论的合理成分,使考察分析言之有据、论之有理,具有理论深度。如借鉴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将语气词分为核心成员、次核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三类,就颇有启发性。再如语气词“尔”的形成过程,本书借鉴“管约论”的观点给予了解释,指出“尔”是在“诛白公,定楚国,如反手尔”(《荀子》)这类句子中逐步演变而成的,原因在于,前指成分对“尔”具有约束和统制性,即句中用来回指“反手”的“尔”因为紧邻其指代的动词,因而指代性难以凸显,就是说前指成分既确定“尔”的所指,同时也影响“尔”的指代性的强弱。显然,这样的分析不唯于事实有据,在论述上更言之成理,因而很有说服力。

本书的基础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在当初答辩时就得到评审专家的充分肯定。但作者不以此为满足,多年来一直执着于语气词的研究,精耕细作,心无旁骛,不仅深化了先前的研究成果,也完善了其中的若干不足,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严谨稳健的治学态度和求真进取的学风。当然,本书也还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个别语气词的论述仍显得简略、对不同语气词的分析所采取的角度和方法不完全一致等。但瑕不掩瑜,总体上说,这是一部建立在深入思考、扎实考察基础上,对语气词发展演变进行创新性研究的优秀著作。

词类的通史研究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课题。就本书涉及的内容而言,在时间上只进行到唐五代,作为全面系统的语气词发展演变研究,未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作者年富力强,正值创造力的旺盛期,近年来在语气词的研究方面,已有一系列佳作问世,令学界瞩目。可以预期,以作者的天分和前期积累,今后还将有更多高质量的成果奉献给学术界。

刘 利

2012年元宵节于北师大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有关语气和语气词的理论问题	(1)
第二节 前人之研究：成绩、不足与当前研究的课题	(6)
第三节 有关本书研究思路及语料选取的说明	(27)
第二章 先秦至西汉语气词的衍生与演变	(31)
第一节 语气词的起源及先秦至西汉语气词概况	(31)
第二节 从指代词到语气词：者、焉、尔	(40)
第三节 从动词到语气词：已、而已；云、云尔	(79)
第四节 其他语气词的来源及发展	(104)
第五节 战国末至汉初语气词系统	(113)
第三章 东汉魏晋南北朝语气词的衍生与演变	(133)
第一节 东汉魏晋南北朝语气词概况	(133)
第二节 从否定副词到语气词：不	(142)
第三节 从时间名词到语气词：时	(156)
第四节 从动词到语气词：为、来、看	(165)
第五节 语气词“那”	(179)
第六节 南北朝语气词系统	(183)
第四章 唐五代语气词的衍生与演变	(201)
第一节 唐五代语气词概况	(201)
第二节 从否定词到语气词：无	(209)
第三节 从动词、动态助词到语气词：在、着	(219)
第四节 从名词到语气词：里、後	(239)
第五节 从形容词到语气词：好	(250)

第六节 语气词“讠”	(258)
第七节 晚唐五代语气词系统	(263)
 第五章 语气词衍生与演变的规律及结论	(282)
第一节 汉语语气词的来源及衍生机制	(282)
第二节 汉语语气词的演变规律	(303)
 第六章 结束语：有关疑问域的一点历时思考	(319)
 参考文献	(329)
 后 记	(339)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有关语气和语气词的理论问题

一、语气的界定和范围

国内对语气词的关注，自汉代就开始了，但是对于何者为语气、语气词的范围是什么等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袁仁林使用了“口气”一词，与现在理解的“语气”相近：“五方俗语，莫不随其语而声情以具，俗所谓口气也……盖虽在寄棘戎虏之乡，鸟言缺舌之俗，亦少口气不得。”^①不过这终究算不得一个现代语言学的术语，袁仁林也没有进行严格地定义。一直到《马氏文通》，才第一次确定了语气作为一个语法范畴的地位，从而开创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气和语气词研究的先河：“字以达意。意之实处，自有动、静诸字写之。其虚处，若语气之轻重，口吻之疑似，动、静之字无是也，则惟有助字传之。助字所传语气有二：曰信、曰疑。”^②虽然马氏对语气也没有进行科学、严格地定义，但是他所说的语气，已经明显与现代语言学所指的语气同一了。

自《马氏文通》出版至今，学界对语气和语气词的认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深化，不过，“语气”一词国内现在还没有统一的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先来看看几家有代表性的说法。吕叔湘认为语气有广、狭之分，广义的语气包括“语意”和“语势”^③；狭义的语气指“概念内容相同的语句，因使用的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别”。王力认为：“凡语言对于各种情绪的表达方式，叫做语气。”^④胡明扬认为语气表示说话的人：“（1）由周围的事物或对方的说话内容引起的某种感情（表情语气）；（2）对自己说话内容

① （清）袁仁林：《虚字说》，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128页。

② 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第323页。

③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257页。

④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160页。

的态度(表态语气);(3)向对方传递某种信息(表意语气)。”^①贺阳认为:“语气是通过语法形式表达的说话人针对句中命题的主观意识。”^②齐沪扬采用了贺阳对语气的定义,并认为包含三层含义:“第一,语气是存在于句中平面的;第二,语气的表达与说话人的言语行为有密切的关系;第三,语气的表达必须有形式标志。”^③这几家对语气的定义表述不一,不过他们都有相同的一面,即认为语气包括了说话的感情和态度;实际上,这也是目前学界对语气比较普遍的认识和看法,而尤以贺阳的表述最为具体^④。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对语气的认识已经很透彻了呢?这恐怕未必,上述几家对语气的定义表述不一,本身就说明了分歧的存在,并且他们在具体划分语气的类别时也有很大不同。正因如此,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普遍认可的语气的定义。

说到国内对语气的认识,就不得不提到西方的“mood”与“modality”之分。“mood”是句法上的形式范畴,而“modality”则是一个意义范畴,它们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mood”与“modality”似乎是一对很容易区分的概念,可是问题在于印欧语系没有与汉语相对应的语气词;同样,汉语也没有印欧语系的动词屈折形式。正因为语法表现手段的不同,西方的“mood”与“modality”与汉语的语气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既对应又交叉的关系,这点从汉语学界对“mood”与“modality”的翻译就可以看出来:大多学者把“mood”译为语气,而把“modality”译为情态^⑤。但是从语气涵括的内容来看,汉语的语气往往又大于西方的“mood”,而与“modality”相近,所以最近几年,一些学者采用了不同译法,把“mood”译为语态,而把“modality”译为语气,如孙汝建^⑥、沈力^⑦等。译法的不统一反映了认识的不一,不过实际情况是,一直以来,汉语对语气和语气词的研究,大致都包括了印欧语系的语气(mood)和情态(modality),这也是我们对汉语语气的理解。

语气作为一个语法范畴,必然有它的语法表现形式。世界上数千种语言,根据某些句法参项,可以概括为多种类型,不同类型语言之间语

① 胡明扬:《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中国语文》1981年第5、6期。

② 贺阳:《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5期。

③ 齐沪扬:《语气词与语气系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17页。

④ 贺阳(1992)、齐沪扬(2002)等将语气分为功能语气和意志语气,注意到了语气内部的差异、种类及语气手段的不同等。

⑤ 廖秋忠:《〈语气和情态〉评介》,《国外语言学》1989年第4期。

⑥ 孙汝建:《语气与口气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第1页。

⑦ 沈力:《汉语的直陈语态范畴》,《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气的语法表现形式也存在一定差异。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汉语中影响语句语气的主要有语调、语气词、助动词、语气副词(或称情态副词)、叹词,此外还有句式变化等,这些一起构成汉语的语气系统。在语气系统中,不同语气手段(或者表达语气的词)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助动词、语气副词的词汇意义较实,在句子中语法和语义功能也非常明显,故而相对于其他语气手段,研究得比较充分。叹词单独成句,句法功能较简单。对语调的研究则主要限于现代汉语、近代汉语及古代汉语的语调在形式上无法验证。句式及句式变化在语气系统中的地位其实很重要,但目前国内无论是共时的还是历时的研究都不够深入;从历时的角度来说,语气词在衍生及演变过程中有时会沾染上句子的句式义,因而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一方面注意区分语气词的语气义与句子的句式义;另一方面又不忽视句式对语气词的影响。语气系统中最醒目的语气标记是语气词,而词汇意义最空灵的也是语气词;说语气词在语气系统中最醒目,并不是说它在语气系统中的地位一定高于语气副词、助动词或句式等,而是因为它的句法及语义功能较弱,是纯粹作为一种显性的语气标记而存在的。

二、语气词的界定和范围

那么哪些属于语气词呢?在中国的传统语言学阶段,语气词的范围没有明确界定,故而常常与助动词、语气副词等有交叉的现象,《马氏文通》在界定助字(语气词)时提出了两个标准:1. 用于句末(送末者,即结煞实字与句读之谓也);2. 表达语气(若语气之轻重,口吻之疑似,动静之字无是也,则惟有助字传之)^①。这两条标准为现代绝大多数学者所赞同,后来虽然还有学者曾扩大过语气词的范围^②,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语气词,主要指的就是句末语气词。

在此,有三类词还需要作一番说明:

第一类是古汉语中句首的“夫”“其”等,很多人称之为句首语气词,或称为发语词,这和我们所确定的语气词有一定差别,它们是不是语气词当然可以再讨论,但不属于本书研究的范围。第二类是一些常用于句末的语气词,如古汉语中的“也”,现代汉语中的“呀”“吧”“啊”等,它们

① 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第323~334页。

② 如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282页:“疑问语气词有两类:一类用在句末,白话用‘呢’‘吗’‘吧’‘啊’等,文言用‘乎’‘欤’‘诸’‘耶’‘哉’等;一类用在句首或句中,白话有‘可’和‘难道’等,文言有‘岂’‘其’等。”

也常常出现在句中。比如,“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也”表停顿,使语气舒缓。又如,“爸爸吧怎么又出去了?”“你呀小心一点。”(对句中“吧”“呀”等的解释可以参看胡明扬^①、方梅^②、曹逢甫^③的论述)“也”“吧”“啊”等出现于句中还是语气词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它们用于句中与句末时的话语功能及语气功能并不完全相同,本书承认句中“也”“啊”“吧”等的语气词地位,但句中语气词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古代汉语中另有一些语气词主要出现于复句的前一小句末。如“者”：“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韩非子·有度》)再如“时”：“太子若出城北门时,唯愿诸天,勿复现於不吉祥事复令我子心生忧恼。”(刘宋·求那跋陀罗：《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者”“时”等都在小句末，我们仍把它们看做是句末语气词，其形成过程、机制及用法本书也做了较详细的探讨。第三类是“看”“来”“了”等，如“良久，澄清，泻去汁，更下水，复拌如初，嗅看，无臭气乃止。”(《齐民要术》，卷四)“什摩劫中曾欠少来?”(《祖堂集》，卷十四)“居士夺却拂子了，却自竖起拳。”(《景德传灯录》，卷八)一些学者不将它们列入语气词，而分别当作尝试态助词(“看”)和事态助词(“来”“了”)，与语气词分立。我们的观点是，如果将词汇系统视为一个原型范畴，那么语气词系统中各成员的地位并不相等，根据其出现频率、在系统中的地位等可以将其区分为典型成员、非典型成员等，因而在确定语气词的范围时，应当承认那些非典型成员的地位。我们的处理办法是将“来”“看”等都归入语气词，因为本书的语气范畴大致包括了语气和情态，尝试态、事态等表情态的助词自然也应该归入语气词。另外，它们的句法和语用功能往往有相通的一面^④。比如，“(太祖)乃手书与行曰：‘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三国志·刘司马梁张温贾传》)“来”就同时表狭义的语气和事态。

李佐丰将传统上的语气词一分为二：语气词和决断词。其中语气词包括：乎、与、欤、邪、耶、哉、夫；决断词包括：也、矣、焉、已、而已、耳、尔。^⑤这一分类方法颇有新意，不过与我们的大语气和语气词观念有一定差异。

① 胡明扬：《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中国语文》1981年第5、6期。

② 方梅：《北京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中国语文》1994年第2期。

③ 曹逢甫：《主题在汉语中的功能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第20～45页。

④ 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认为，情态表达与时体表达相互渗透，并且这是一种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徐文观点可为本书辅证。

⑤ 李佐丰：《古代汉语语法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216～252页。

三、语气词语气义的确定原则

语气的类别和句子的类别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语气词的种类以及所表语气的种类要大大超出句子的种类，同一个语气词也并非只能出现于一种句式。传统作法将句子根据语气、功能分为四类，然后将语气词的语气功能也根据句子分成四类，这其实是循环论证，同时也忽视了语气词的语用功能。

本书对语气词语气义的确定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 通过对语气词来源的考察，借助它产生、形成的最早语境来确定语气义。因为语气词的产生往往具有一定的动因，而这些动因肯定又会影响到它的语气义。比如“焉”，可以使用于陈述句、祈使句和疑问句中。如：

(1) 公子过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国语·晋语四》)

(2) 人之知力，不能为焉！(《墨子·非儒下》)

(3) 古之君子，孰能脱焉？(《庄子·田子方》)

以往很多学者据此认为“焉”字就可以表示陈述、祈使(感叹)、疑问等语气。但如果对它的来源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它是从指代词演变而来，内因就是指代词“焉”具有提示功能，随着指代义的弱化，慢慢就演变为语气词。语气词“焉”的基本功能也是表提示。

2. 考虑语气词发展的历时因素。一些语气词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语气义慢慢就会有所变化、发展，原有的语气义可能消失，新的语气义可能产生，或者原有的语气义继续存在，同时衍生出新的语气义。比如“者”本来表停顿语气，即现代语言学界所说的话题标记，没有假设语气，但是由于经常使用于假设句中，加上话题标记与假设语气(标记)往往具有同一性，因而慢慢就带有了假设语气，即假设语气义是后来才出现的。“者”的假设语气衍生过程也是词义沾染的过程，不过不是沾染其他词的词义，而是沾染的句式义。

3. 从句式入手鉴定语气词的语气义。这方面现代汉语学界做得很好，比如20世纪80年代对疑问语气词的语气鉴定就提出了很多有效的形式标准。但是古代、近代汉语语气词有它的特殊性，现代汉语研究中某些有效的验证方法并不适用于历时的语料。不过根据句式来分析语气词的语气义还是可行的，比如吴福祥就对汉代以来的“VP不”问句进行了

离析，得出了“不₁(否₁)”(否定词)和“不₂(否₂)”(语气词)的区别。^①又如“哉”和“夫”都可以出现于感叹句，对它们出现的语境进行比较，可知“哉”感叹语气强烈，“夫”语气要舒缓、低沉等。

一个句子可能具有多种语气，但是句子的语气不等于语气词的语气，所以在确定语气词的语气义时需要一定的形式鉴别标准，而不能将句式的语气简单地当作语气词的语气。我们大致赞同郭锡良的语气词单功能说^②，同时也认为语气词在历时发展演变中，语气义会有一定的发展变化；有些历时的发展演变会在共时平面上反映出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阶段呈现出多功能性。

第二节 前人之研究：成绩、不足与当前研究的课题

一、《马氏文通》之前的语气词研究

注重虚词研究向来是中国语文学的传统，自汉以降，有关虚词研究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作为虚词一类的语气词自然也不例外。

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如是训释：“矣，语已词也。”“只，语已词也。”“乎，语之余也。”“哉，言之间也。”“兮，语所稽也。”这是什么意思呢？段玉裁注解道：“‘已、矣’叠韵，‘已’，止也，其意止，其言曰‘矣’。”^③又“‘乎、余’叠韵，意不尽，故言‘乎’以永之。”^④又“锴云：‘哉为间隔之词’，按：如锴说，则必句中乃言‘言之间’，岂句末者？非耶，句中‘哉’字皆可断句，凡两者之间曰‘间’，一者之竟亦曰‘间’，一之竟即两之际也，言之间歇多用‘哉’。”^⑤又“‘兮、稽’叠韵，稽部曰：‘留，止也。’语于此少驻也，此与‘哉，言之间也’相似。”^⑥由此可知，许慎对语气词的理解大致有两点：①语气词是用来煞句的，即“语已词”；②语气词能传达言者之意，即如“语之余”“语所稽”等。许慎对语气词的分析反映了汉代学者对语气词的认识水平。惜乎许慎对语气词的语气义论述过于简单，这似乎也影响了后代学者；或者说，后代学者更多关注的是语气词的煞

① 吴福祥：《从“VP-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麽”的产生》，《中国语文》1997年第1期。

② 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古汉语研究》1988年创刊号、1989年第1期。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227页。

④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204页。

⑤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57页。

⑥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204页。

句功能。如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将语助分为三类：“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首唱；‘之’‘而’‘于’‘以’者，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发端之首唱”大致对应于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句首发语词；“札句之旧体”对应于介词、连词；“送末之常科”对应于语气词。《马氏文通》对刘勰的这一段话有一个解释：“送末者，即结煞实字与句读之谓也。故古人谓助字为语已之辞，所以别于连字为句端之辞也。”^①又如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焉，若送句及助词，当音矣愆反。”（《音辞》）又“邪者，未定之词。”（《音辞》）又“也，语已及助句之辞，文籍备有之矣。”（《书证》）汉代以来的学者多将语气词称为“语已词”，但是“语已词”这一术语并没有沿用下来，这一方面反映了经学家们在注释文句时训释术语的不够科学精确，故而一定程度上带有随意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煞句并不是语气词的唯一功能。

至唐代，柳宗元首次提出助字这一名称，并将之分为疑辞和决辞两类。他在《复杜温夫书》中云：“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柳氏的分析当然有不够精当之处，如他认为“哉”“夫”有传疑功能等，但是他的助字之疑辞、决辞二分法却为后人所继承，如《马氏文通》就将助字分为传信、传疑两类。

客观而言，从汉代至唐代对语气词的认识、分析与我们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研究相差极远，甚至连严格意义上的语文学的阐释也说不上，他们更多的是从作文的角度来分析语气词的作用及运用语气词的技巧。如刘知幾在《史通·浮词》中所说：“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虽然谈不上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不过他们对语气词功能的认识却基本正确：一是煞句；二是传信传疑（即表达语气）。元代以来，有几本虚词诠释的专著在语气词研究方面成绩就较大了，如卢以纬的《助语辞》、袁仁林的《虚字说》、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

卢以纬的《助语辞》注意区分不同语气词语气义及语气色彩的细微差别，如他谈到“也、矣、焉”时说：“是句意结绝处，‘也’意平；‘矣’意直；‘焉’意扬。发声不同，意亦自别。”^②又在谈到“尔、耳”时说：

① 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第323页。

② （元）卢以纬：《助语辞》，王克仲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1页。

“‘尔’，语辞，凡句以‘尔’字结者，皆有悠扬之致。‘耳’，语已辞，语气较‘尔’字觉陡峭。”^①卢氏的“意平”“意直”“意扬”“语余声”等说法现在看来似乎过于迂曲，不够准确，不过能注意到不同语气词之间的细微差别，却是《助语辞》的一大优点。《助语辞》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注意到了同一个语气词在句中位置不同功能也不同。如说道：“‘乎’字，多疑而未定之辞，或为问语，只是俗语‘么’字之意。‘欤’字、‘邪’字，为句绝之余声，亦类‘乎’字之意，此三字，有如对人说话而质者……句中央着‘乎’字，如‘浴乎沂’之类，此‘乎’字与‘於’字、‘夫’字相近，却有咏意。”^②又如说道：“‘哉’，句绝而有嗟叹之意，又有如《尚书》‘禹曰：俞哉’！《左氏传》‘公曰：诺哉’！却是口以为然心不以为然之意。在句中，如‘贤哉回也’！‘君子哉若人’！直是叹其人之果贤果君子。更有‘矣哉’‘也哉’‘乎哉’‘者哉’之类，文各有旨，宜随所指而味之。”^③

袁仁林的《虚字说》提出了“神情声气”的观点。如“前之请业于师，师曰：‘虚字无义。’后之更端于弟，弟亦曰：‘虚字无义。’夫虚字诚无义矣，独不有气之可言乎？吾谓气即其义耳”^④。又如“凡书文发语、语助等字，皆属口吻。口吻者，神情声气也。当其言事言理，事理实处，自有本字写之；其随本字而运以长短、疾徐、死活、轻重之声，此无从以实字见也，则有虚字托之，而其声如闻，其意自见。故虚字者，所以传其声，声传而情见焉”^⑤。“神情声气”说用于语气词较为妥当，遗憾的是他将这一观点用于所有的虚词，就失之偏误了。总的来说，他对语气词的分析多有精辟之言。如以下一段话：“语已之辞，不过随语带其声以见意，其所带之声，或足之、或拖之、或顿之、或撑之……语意籍是声以圆成，而非此声气之中即具有语意也。在注疏中，往往随文立诂，即以语中之意为解，读者当善观之。不然，几何不此通而彼窒乎？”^⑥指出对虚词的解释不能随文立诂，不能以语中之意为解，这正是他看到了前人之失误所在。惜乎后来许多学者在研究语气词之时，仍常犯“以语中之意为解”的毛病，这些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及。袁仁林还注意到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通语与方言语辞的不同，这些都难能可贵。如“盖说时为口吻，成

① (元)卢以纬：《助语辞》，王克仲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153页。

② (元)卢以纬：《助语辞》，王克仲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2页。

③ (元)卢以纬：《助语辞》，王克仲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16页。

④ (清)袁仁林：《虚字说》，解惠全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11页。

⑤ (清)袁仁林：《虚字说》，解惠全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128页。

⑥ (清)袁仁林：《虚字说》，解惠全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133页。